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七十五回 見惡賊貪淫受害 逢二友遇難呈祥

且說馮淵把熏香盒子摸出來，把蓋揭開，取千里火筒，這熏香盒子類若仙鶴的形象，把千里火點香，放在仙鶴肚內，用仙鶴嘴對準窗櫺紙，此刻香煙已濃，把仙鶴尾巴一拉，兩個翅兒自來一忽閃忽閃的，那香煙就奔屋中去了。把所點的香俱已點完，料著白菊花必定熏過去了。回手把仙鶴脖子擰回，收藏百寶囊之內，到了屋門，把簾子一啟，那門無非虛掩，頂著一張飯桌子，將門推開，桌子一挪，進了屋中，一晃千里火，就奔牀榻而來。馮淵也是好大膽量，就把燈燭點上，往帳子一看，馮淵嚇得身軀倒退。原來他們是赤條條的睡覺，就見他那寶劍鏢囊衣服等件，俱在他身旁放著。馮淵過去一伸手，先把他寶劍鏢囊衣服等件拿過來，抱著就往外跑，到了院中，樂的他慌慌張張，把包袱解下來打開，把他所有的東西衣服靴襪還有夜行衣靠等，俱囊在自己包袱之內，把鏢囊自己繫上，又把寶劍也撇在地上。就是一件為難，要拿白菊花，他們是赤身露體。自己乃是有官職之人，過去捆他，又怕衝了自己之運，有心一刀將他殺死，又想不如拿活的好。又一狠心想一刀把他殺死，提著首級回去見眾位大人，教醋糟給我磕頭。從此後我有了這口寶劍，誰也不能看不起我了，別瞧他們是萬歲爺欽封的小五義，姓馮的可拿著欽犯。越想越樂。正在歡喜之間，忽聽前邊的門一響，打前邊進來一個人。那人喝的酒，足有□二成了，原來是吳必元，從外邊喝的大醉而回。怯王三見大掌櫃的一天沒回來，怕他尋了拙志，打算等二掌櫃的回來自己就辭買賣。怎奈二掌櫃回來，醉得人事不醒。只可明日再說罷，往後推著吳必元說：「後邊睡覺去吧。」把後門一開，吳必元就一路歪倒進來。馮淵過去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這一句活，把吳必元的酒嚇醒了一半。回問：「你是誰？」又一瞧馮淵這樣打扮，說：「你是個賊呀！」馮淵道：「胡說，我是御前校尉，奉旨捉拿國家欽犯，如今現在你家睡覺。你是吳必元哪！」吳必元一聽是校尉，忙深施一禮，說：「我正是吳必元。」馮淵就把他哥哥溺水，自己怎麼奉差而來，白菊花怎麼在裡面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吳必元嚇得渾身亂抖，把王三叫過來，又告訴一遍。馮淵問吳必元說：「你這妻子還要不要？」回說：「不要了。」馮淵說：「你若不要她，找給你出一個主意，你用一牀被子，將她裹上，兩個人搭著她，丟在河裡去，另用一牀被子，把賊人蓋上，我好進去拿他去。」吳必元說：「把我妻子搭出，將她驚醒之時，她要叫喊，如何是好？」馮淵說：「絕不能叫喊，我把她治住了，如死人一樣。」吳必元這才同著王三進去，二掌櫃把被子裹了他妻子，又用一牀搭在白菊花的身上。王三過去把街門開開。吳必元叫王三幫著搭他妻子，王三說：「等等，二掌櫃的，你也過於疏忽了。抬起來往河內一扔，倘若遇見官人，或是漂上來有人認得，這個官司是你打，我打？那得有老爺作主才行哪。常言說得好，拿賊要賊，拿甚麼來著要雙。這要單害她，就得償命。」馮淵說：「我是原辦的正差，親眼得見，你們若要不信，我姓馮，叫馮淵，御前校尉，開封府總辦堂差。」這二人也不知他有多大的爵位。方才把淫婦抬將起來。出離大門，丟在河中。問來見了馮淵告訴了一遍，馮淵過去叫王三找了兩根繩子，把白菊花二臂捆上，又把他的腿捆好，用一牀大紅被子，照著卷薄餅的樣子，把他裹好。馮淵往肩頭上一扛，那二人送在大門以外。

此時已交五鼓多天，對著朦朧的月色，馮淵扛著白菊花直奔公館而來。過了五里屯就是白沙灘的交界，走出約有三里多路，此時正在四月中旬的光景，夜是最短，看看東方發曉。自己一想，天光快亮，本人穿著一身夜行衣，又扛著個人走路不便，可巧前邊一片松樹林，至裡邊，把白菊花放下，把身上包袱解下來，又把刀劍摘下來，將包袱打開，脫下夜行衣靠連軟包巾帶鞋，倒把白菊花那身衣服，武生中，箭袖袍，獅蠻帶，厚底靴子，他全穿上了。也把寶劍帶上，把百寶囊解下來，將自己的夜行衣包袱打開，將百寶囊包在裡面，還有自己一套白晝衣服，連白菊花的夜行衣包，共是兩個衣包，外面還有一個大包狀，打量著兩個包在一處。不料正包之時，忽聽樹林外頭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偷盜人家的東西，意欲何往？」馮淵聞聽一怔，從樹林外躡進兩個人來，未能看得明白，大概必是兩個老道，忽聽白菊花嚷說：「師弟快來罷，我叫人捆在這裡了。」原來他剛出五里屯，白菊花就醒過來，那熏香本是雞鳴五鼓返魂香，只要是天交五鼓，那香煙的氣味就散淨了。晏飛一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自己二臂牢拴，連腿叫人捆上了，有被子擋著，看不真切，原來是叫人家肩頭扛著，顛顛的直走，忽然嗚呼一聲，將自己摔在地下。復又往外掙拔掙拔，就見是馮淵把他拿住了，見馮淵換自己的衣服，又不能掙開繩子，暗暗歎道：「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」這時可巧那邊有他的師弟到了。

這兩個人，一個是蓮花仙子紀小泉，一個是風流羽士張鼎臣，這兩個是老道的徒弟，又是師兄弟，又是盟兄弟，全是尋花問柳之徒。皆都是老道打扮，生得面如少女一般。要是見著稍微有一點不正道的婦人，專能壞人閨閣，敗人名節。那紀小泉就是銀鬚鐵臂蒼龍紀強的姪兒，後來拜的是梁道興為師，皆因他入了綠林，到處問柳尋花，銀鬚鐵臂蒼龍紀強不許他進門，故此紀強全家已死，他並不知曉，但得知紀強一家死於白菊花之手，他也不管救了。這日他同著風流羽士張鼎臣投奔團城子，不好空手而去，打算備辦點禮物，手中又無錢財，二人要打算做一號買賣，可巧正走在此處，就見馮淵肩頭扛著一個大包狀。紀小泉叫：「哥哥，咱們劫這個，大概總有點油水。」張鼎臣點頭。兩個人這才往裡一躡，念聲無量佛，白菊花就聽出來了，故此高聲喊叫：「師弟快來救我！」紀小泉與白菊花至好，皆因出去採花，都是這樣朋友，如今聽見是晏飛的聲音，焉有不肯來救的道理。馮淵見白菊花也醒過來了，又有人躡進樹林，一著急包袱也沒包好，倒不如先一劍把他砍了罷。再說此時有壯膽的兵器，慢說兩個人，就是三□人我都不懼，全憑這口紫電劍，他有什麼兵器，削上就得兩段，那還怕他什麼？剛一回手拉寶劍，叭的一聲，就是飛蝗石打將過來，正打在馮淵右手手背之上。馮淵唔呀一聲，一甩腕子，疼痛難忍，那劍就拉個出來了，開了個手忙腳亂。眼看張鼎臣、紀小泉兩個人，揮寶劍反要刺他，馮淵無奈，只才一伸手，把夜行衣靠包袱拿起來，撒腿就跑。張鼎臣、紀小泉二人，緊緊一追。白菊花叫道：「二位師弟別追他，先給我解開。」紀小泉說：「哥哥，你先追那個，我回去與我師兄解開。」一伸手將破子抖開一看，白菊花赤身露體，紀小泉一笑說：「大哥準是採花被捉了罷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不錯，正是採花被捉。」又說：「賢弟，那一個蠻子，務必把他捉住，這廝把我害苦了。」紀小泉答應，復又拿起劍來，挑開繩子，出了樹林，趕下來了。白菊花一看，地下現有的是衣服，穿上一條中衣，穿了靴子，拾起馮淵那口刀，也就迫出樹林，往下緊緊一趕，追來追去，已離著不遠。馮淵回頭一看，三個人都往下追趕，自己又用手拔了拔寶劍，此時手背已然浮腫起來，一拿寶劍不甚得力，打量著勉強把寶劍拉出來，削不了他們的兵刃，萬一把這口寶劍再叫他們得回去，那可不好。不如我還是跑罷，莫非他們能追到我公館不成。自己想頭雖好，不料人家腿快，扭頭回頭一看，已經離著不遠了。馮淵一急，直奔樹林，使一個詐語，高聲喊叫說：「樹林裡頭埋伏快些出來，現今有白菊花到了。多臂熊快來罷！」這一聲不大要緊，把白菊花嚇了一怔，便高聲叫道：「二位賢弟別追了，白眉毛現在此處哪！」紀小泉與張鼎臣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，微一止步，忽見樹林之中跑出一人，嚷了一聲說：「烏八的驢球！」隨罵著往下就趕。苦問徐良這一來，怎麼捉拿白菊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